

台湾地区何以从“垃圾回收模范生” 跌至“垃圾围城”

□ 郑育礼

今年4月,台湾新竹县新丰垃圾掩埋场发生火灾,这是新风掩埋场在4月第三次起火,对岛内居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事实上,近年来岛内垃圾堆积问题日益严峻,垃圾山已遍布岛内各个县市。此前,台湾地区不乏“垃圾回收模范生”的赞誉,如今却面临严峻的“垃圾围城”态势,巨大落差令岛内舆论强烈不满,也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在民生领域的严重失职。

垃圾回收曾“赞誉满满”

20世纪80年代台湾垃圾量陡增造成岛内多数垃圾场饱和,形成了严峻的垃圾堆积问题。岛内不少县市的垃圾处理能力难以负荷,致使很长一段时间垃圾堆置街头的现象屡见不鲜。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岛内开始推行“垃圾不落地”政策,兴建一般或区域性卫生掩埋场及焚化厂推进垃圾处理。一般生活垃圾由乡镇市清洁队执行收集、清运及掩埋场的管理,部分区域性掩埋场由县市环保局管理。1997年,这一政策同资源回收政策一并全面推行。2006年,岛内开始实施“垃圾强制分类”,要求民众丢垃圾必须等垃圾车定时定点收取,资源回收车同时出现,以回收可利用垃圾。此外,台当局还推行了垃圾回收奖惩措施。

根据台当局公布的数据,2006年台湾环保总经费495.90亿元(新台币,下同),其中废弃

物管理经费318.13亿元,占总经费的64.15%。在台当局政策及资金的支持下,岛内媒体曾宣称,台北市1997年到2010年间的居民垃圾减少67%,新北市2004年到2010年的垃圾日排放量减少了63.6%。在台环境主管部门统计中,2016年岛内垃圾的回收率达到58%,台湾地区因而曾被《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称为“垃圾处理天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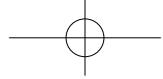
如今“垃圾围城”日益严峻

根据台湾环境主管部门的统计数据,近年来台湾的垃圾总量逐年增加,截至2023年六年间增加19%。2017年以来台湾无法处理的暂置废弃物数量急速增长,从2017年的8.1万吨增至2023年至84万吨。

岛内目前垃圾堆积情况已经十分严峻。根据岛内环保组织通过卫星影像图、人员实际走访与统计的调查显示,近年来,由于过量垃圾进不了焚化炉,只能露天堆置。目前已有“上百处地点”存在垃圾山问题,从新竹、台中、云林到屏东遍及几乎每个县市。其中云林最多,达到14处,其次为台南的12处。

岛内垃圾增量日益攀升。根据岛内环境主管部门统计,2021年岛内一般废弃物总量正式突破千万吨,2022年持续增加约百万吨垃圾,已经达到1123.87万吨。其中包含一般垃圾

2024.30 台湾周刊 15



42.7%、资源垃圾 52.9% 及 4.3% 的厨余垃圾。目前,包含桃园市、新竹县、南投县、云林县等县市在内的垃圾量日益增多,部分垃圾堆积场长年累积的垃圾已经有几层楼高,形成上百座恶臭难闻的垃圾山。比如新丰掩埋场是新竹县最大的掩埋场,去年 10 月以来,由于新竹市及苗栗县焚化炉大修,新丰掩埋场垃圾量从 5 万吨暴增到 22 万吨,成长逾 3 倍。

存量垃圾的危害日益凸显。由于岛内掩埋场空间趋近饱和,且焚化炉处理能力有限,上百座长期堆置成山的垃圾正在逐步影响水土、环境。目前岛内 100 多处垃圾山中,有 60 处垃圾暂置场距离学校不足 2 公里,有 8 处垃圾暂置场邻近水源保护区等。台湾干净水行动联盟理事戴唯峻称,新竹的垃圾存放场已放置一万多吨垃圾,现在甚至已蔓延至靠近水源点的地方。比如竹东垃圾暂置场就毗邻沙坑溪,位于新竹头前溪水源区的中上游。而头前溪下游的“隆恩堰”和“浦雅”两个取水口提供附近区域约 60 万民众的民生用水。而且竹东垃圾暂置场外溢的垃圾水未受防水布保护,直接与土壤接触,导致渗出的垃圾水直接流入水源地。此前沙坑溪附近的居民曾在雨季目睹暂置场的污浊黑水倾泻溪水中,而岛内环境主管部门也曾在沙坑溪汇入头前溪口测得两次大肠杆菌超标。此外,也有很多垃圾暂置场设在临近悬崖的山区,且完全没有任何围栏,“垃圾很容易掉落山谷,进入自然环境”。

此外,虽然岛内垃圾堆积场成为“暂置场”,但实际上堆置的时间短则 3、4 个月,长则数年之久,而常见的情况就是“垃圾还未清空,又堆上了新的垃圾”。由于长期堆积大量垃圾

导致不少堆积场产生沼气等可燃气体,近年来不少堆积场频繁自燃起火。如新丰垃圾掩埋场 5 年来大小火事已发生近 70 起,多次造成桃竹苗地区严重空气污染。而且,堆积场附近苍蝇、蚊子泛滥,“方圆几百米范围内都是恶臭”,每次火灾也会导致蚊虫鼠蚁都全都逃到居民区。有岛内居民称,一天可黏满三至五张黏蝇纸,“苦不堪言”。

“谎言退去”只有台当局在裸泳

岛内垃圾泛滥的原因,与台当局鼓吹的垃圾回收成绩是密不可分的。岛内垃圾泛滥问题自 2017 年以后日益严峻。直接诱因就是 2017 年 8 月大陆发布了《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宣布禁止进口废纸与废塑等垃圾,自此直接导致岛内垃圾回收体系崩盘,垃圾堆积问题日益严峻。

洋垃圾涌入台湾,致使岛内回收体系崩盘。由于洋垃圾价格低廉,在大陆禁止进口之后,在利益诱导等多重因素下,岛内大举进口“洋垃圾”。虽然民进党当局在 2018 年元旦扩大岛内“限塑令”执行范围,但 2018 年前 7 个月,岛内废纸、废塑料累积进口量仍突破 100 万吨,全年进口量约 180 万吨。进口垃圾暴增,直接导致岛内的垃圾回收体系崩盘,民进党当局大肆渲染的垃圾高回收率也被揭露出存在大量灌水行为。岛内垃圾回收率超过 50% 的“美丽神话”在低价洋垃圾的肆虐之下被撕破了“遮羞的面纱”。

岛内的垃圾回收处理能力并不如民进党当局吹嘘那般完善。虽然民进党当局宣称推行垃圾分类政策,甚至有奖惩措施。但据台湾《天下》



杂志记者实地调查台北、新北、桃园三地的资源回收车情况发现,虽然民众依据“分类规则”,将生活垃圾按照易拉罐、纸容器、废纸等不同类别分类置放,但岛内县市政府却将民众已经分类的回收物“统包”拍卖。这就造成无论市民垃圾分类如何做,最终都将被混合在一起打包。比如从台北市运到屏东市,再以单一价格卖给回收商,然后重新进行分类。因而实际上岛内垃圾回收厂的真实场景是各种类型的垃圾是全都混杂在一起,堆积成垃圾山。而且,由于岛内废塑料分类不清,2017年前多半都出口大陆,一年最高可达十万吨,在大陆禁止进口废塑料之后才转而焚化。即便是可降解塑料,由于岛内缺乏合规的掩埋场,只能同样被当作垃圾进入焚化炉。

此外,岛内垃圾回收率灌水问题十分严重。根据台当局计算回收率的方法,“只要有买卖就等于有回收”。即回收品只算数量、不问含量,这导致“回收品里所含的垃圾也算回收”。曾任台湾纸厂厂长彭元兴曾指出,“买来的废纸里面有电冰箱,电冰箱里面放石头,外面包个纸卖给你;还有废纸外面是干的、里面是湿的,掺水增加重量”。新北市旧衣回收商久泰资源负责人吴基正曾是台地方县市政府旧衣回收的中标商,“垃圾含量太多,收回来都是脏破、厨余,连神像、骨灰罈都有。因弃标会被没收押金、也会赔上信誉,忍痛赔一年再不敢投标旧衣回收”。而洋垃圾虽然也掺杂垃圾,但价格却不足台湾价格的一半,因而严重冲击岛内回收体系。

民进党当局管理失序,垃圾问题长期无序泛滥。在管控垃圾问题上,民进党当局为谋求政治利益,在垃圾源头减量问题上动作很少,经费

很少,致使岛内年均垃圾增量日益攀升。而在末端处理上,虽然民进党当局声称投入了大量资金,但现状是“垃圾围城”日益严峻。2018年至2024年,岛内环境主管部门投注于废弃物末端处理的预算高达124亿元,而源头减量的工作经费仅有5.7亿元。据岛内环境主管部门负责人彭启明称,岛内24座焚化炉每年垃圾焚化总量仅630万至650万吨,预计到2027年总处理量只能达到每年700万吨。这一数字远低于福建省。据福建2023年公布数据显示,仅垃圾填埋场焚烧厂就达31座,年处理量超过1100万吨,且岛内现有24座垃圾焚化厂多数运营已超20年,焚化炉机器老旧,很多设备面临大修。暂置垃圾预估要2036年才能全数处理完毕。

此外,“垃圾围城”的局面一定程度上与民进党当局错误的能源政策有关。由于民进党固守“非核家园”“神主牌”,执意废除核电,并将废塑料等可燃垃圾做成的“固体再生燃料”(SRF)作为能源补充选择之一,且民进党当局目前并未禁止使用废弃塑料发电,甚至将此视为“绿电”给予补贴。岛内环保团体称此举会导致部分厂商进口废弃塑料以供发电,赚取民进党当局补贴的情况。

因而,长此以往,岛内新增垃圾远超过垃圾处理量,堆积的垃圾势必逐年增加,“垃圾围城”恐日益严峻。⑦